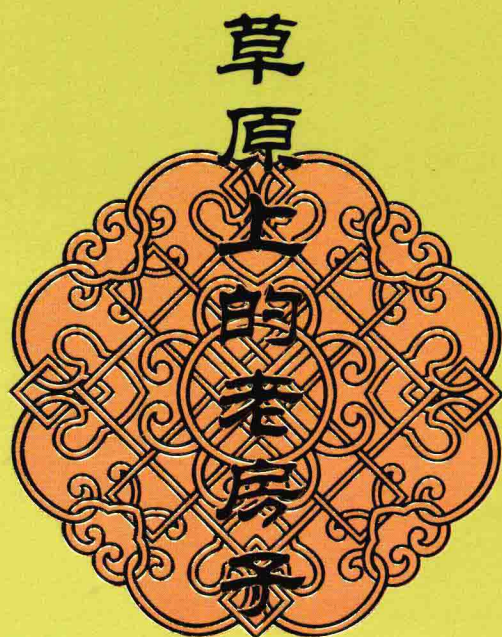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三辑



阿云嘎

阿云嘎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三辑

草原上的老房子



阿云嘎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上的老房子/阿云嘎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 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8687-6

I. ①草…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0239 号

草原上的老房子

作 者: 阿云嘎

译 者: 赫日克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87-6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67}

第四章 {111}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205}

第八章 {237}

第九章 {259}

第一章



1. 被忽略的存在

那两栋老房子至今仍然在那里，而且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但乌拉扎尔草原上的大部分人早已彻底忽略了它的存在，很少有人想起那里还有那么两栋房子。

那是两栋并排的土房子，坐落在嘎查^①委员会东边两公里左右的草滩上，通往开发区的柏油路从它南面经过。如果有人站在嘎查委员会所在的那个坡地上，或者在柏油路上开车路过那里，都应该看到它。那两栋土房处在一条不规则长方形坡地的尽头，被浓密的荒草包围着，主体严重歪斜，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门板窗框早已不知去向，显得很不好看。正因为如此，谁都不愿意多看它一眼，人们的目光匆匆扫过它而转向他方。从那里确实可以看到很不错的景色：草场辽阔，畜群点点，远处是开发区白色楼群梦幻般的轮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那两栋房子就像被抛在垃圾堆上的破衣烂衫，年复一年地衰败下去，疯长的荒草把它围得密不透风，甚至房顶上的草都长得尺把高，在野风中无精打采地摇来摆去。有几年，一窝獐子和数只刺猬在那里繁衍生息，后来好像又不见了，却搬来不少肥硕的草原黄鼠在那里跑来

① 嘎查：在内蒙古牧区，村一级建制叫嘎查，下文中的“苏木”即乡，“旗”是县，“盟”为地区。

跑去，生儿育女。

别看这两栋房子现在不起眼，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曾风光无比，因为这两栋房子曾经是乌拉扎尔生产大队（后十年又改称乌拉扎尔嘎查委员会）的驻地。一九五九年，建起这两栋房子之前，整个乌拉扎尔草原只有一处砖木结构的建筑，那就是乌拉扎尔庙。当年陡然建起的这两栋房子，在附近牧户的毡包群中显得十分高大、气派，就像骆驼挺立在羊群中一样格外显眼，与辉煌的乌拉扎尔庙遥相呼应。用在这里的供销小分店站了数十年柜台的售货员老张的话说，这两栋老房子几十年来一直是乌拉扎尔草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老张的话尽管有点夸大其词，但也基本符合实际。因为这里召开过无数次的会议，什么党支部会议、领导班子会议、贫下中牧会议、全体牧民会议、批斗大会、平反大会、分畜到户大会、划分草牧场大会，等等。不仅研究如何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等政治问题，也研究生产计划和分配方案等经济问题；民兵训练和比武在这里举行，乌兰牧骑和牧民宣传队也曾在这里演出，偶尔还放映电影。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乌拉扎尔生产大队就是在这里宣告成立的，一九八四年社改乡，生产大队的称谓也是在这里宣告终止的。说这里是乌拉扎尔草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基本没错，只是这个中心实在太小而已。

如今，乌拉扎尔草原这个曾经的中心就好比被乌拉扎尔河的浪涛抛到岸边的枯树枝，已经没人理睬了。

2. 世纪末

但也不能说没有人记得那个房子。比如党支部老书记呼毕斯哈拉图的老伴达布辛娜，每年清明和她老头子的忌日都去房子

附近走动，因为她老头就葬在房子西坡上。还有那个呼和浩特的右派陶迪，每次回乌拉扎尔草原都要去看看老房子，因为她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年月。还有大队部原来的炊事员扎米延，更是有事没事到老房子那里转悠。当然还有一个人也肯定没有忘掉老房子，她就是曾在大队部挤过牛奶的色布吉德玛……

乌拉扎尔敖包是草原上无数座敖包中很普通的一座。但因为这座敖包的缘故，这一大片草原随之也叫乌拉扎尔草原，穿越草原腹地的一条不太宽的河流叫作乌拉扎尔河，草原东北角的一座寺庙称乌拉扎尔庙。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公社下边分了几个生产大队，这片草原就变成了乌拉扎尔大队。

有两条道路傍着乌拉扎尔河穿过草原，一条是盐道，另一条是驿道。盐道是运盐的路，距这里往北几百里地有一个盐湖，内地运盐的车辆盐帮来往穿梭，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条大道。而驿道比盐道更为古老，是大蒙古帝国时期的产物。大蒙古帝国时期疆土无边，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却能够做到政令军令畅通，各种指令和讯息能够迅速传递到这个广袤国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靠的就是当时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驿道。那个年代，为数可观的驿差骑着快马日夜奔驰在驿道上，他们的使命就是传递各种指令和信息。速度和耐力惊人的蒙古马一眨眼的工夫就能跑出几十公里。这样的快速奔跑对马的体力消耗很大，当马的速度开始放缓的时候，在指定的地点早有一个驿差和一匹快马等候在那里。这时候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换马不换人，跑来的驿差换乘另一匹马继续奔跑；另一种是人马都换，原来的驿差将携带的信息或指令交给半路上等待的驿差，这个驿差骑上自己的马接力续跑，两个驿差碰头交接的地方就叫驿站。

乌拉扎尔草原上的老住户全是驿差的后代，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有一处比较大的驿站，驿差不少，姓氏各异。虽说驿站的存在

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但只要用心寻觅，仍然能够发现很多驿站的痕迹，比如现在漠南有一个叫“二台”的地方，据说那就是“斡尔特”一词的音译，“斡尔特”就是驿站，汉族朋友把“斡尔特”说成了“二台”。“乌拉扎尔”意即“交接的地方”，就是两个驿差见面交接信函和信息的地方。过了多少年，驿道和驿站这种形式已经过时，人们在驿站的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地标式的敖包，就是现在的乌拉扎尔敖包。据说这里的好多地名跟当年的驿道、驿站有关系。比如这里有一道坡叫“倒马坡”，是因为有一年一匹驿马累倒在此地后再也没能站起来，因此而得名。还有一处地方叫“迷路湾”，因为一个年轻的驿差曾在此处迷过路。直到解放前，好多牧人都说夜里听到了马蹄声。他们说，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但那些驿马仍在驿道上奔跑着，你看不到驿马，但却能听到它们的蹄声……

今年是一九九九年，不仅是世纪末，而且还是过去一千年的最后一年。据说好多地方都在写书、写文章，那些书和文章是对过去百年和千年的回望。旗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几个年轻人也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了。他们当然不可能去写百年或千年，他们没有那个自信，但可以写近几十年呀，比如解放以来的五十年，或者公社化以后的四十年。于是他们分头到下边收集资料，有两个人来到乌拉扎尔嘎查。他们得知乌拉扎尔这个地名跟过去的驿站有关，便如获至宝地高兴起来。但接着了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情况，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公社化以后，乌拉扎尔生产大队的队部为什么建在这么一个地方？

他们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内蒙古草原过去佛教寺庙很多，解放后那些寺庙都变成了基层政权的驻地。一是因为那些寺庙从来都是草原上的中心，二是解放后宣传婚姻法，很多年轻僧人都还俗当牧民，腾出了不少房屋。所以成立人民公社时，百分之八十的大队部都设在寺庙里。唯独乌拉扎尔大队的队部却没有

设在乌拉扎尔庙，而是在草原上新盖了房子。为什么选址在这个地方？谁决定的？什么原因？两个年轻人打算刨根究底。他们了解到，当时的大队支书呼毕斯哈拉图和大队长丹毕都已过世，就只好去找大队部的老炊事员扎米延。

尽管两个年轻人满脸笑容，但扎米延却比较冷淡。

“哼哼，才过了四十年呀，都不记得啦？”他说。

两个年轻人望着他冷漠的表情，没敢说话只是笑。

“老房子那地方原来没有名称，后来叫铜匠棚。”扎米延说。

“什么？铜匠棚？”

“如果没有那两个铜匠，哪儿有后来那些事？”扎米延说，突然挥手，好像在驱赶苍蝇蚊子，“我是个做饭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去问别人吧，四十年以前的事就像昨天的事，怎么都忘了呢？”扎米延说完，再也没有出声。

扎米延住在一个小土房里。晚上他一个人喝了一点酒，就朝老房子走去。

“才四十年呀，很多人都忘啦？”他嘟哝着。

3. 铜匠棚

距乌拉扎尔敖包东南十几里的地方水草丰美，那地方原来并无名称。但解放前后那几年，人们开始称其为“铜匠棚”，这名称来源于一座窝棚。因为有一年两个铜匠搭了个窝棚在此居住，所以此地被叫作铜匠窝棚，即“铜匠棚”。

一九四八年盛夏季节，扎米延恰逢二十岁。别看他年纪轻轻，当牧马人已有好几个年头，成天骑马握杆漫游在草原上。那年雨水特别好，牧草长得又高又密，草浪起伏，就像大海泛青波。

他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的草丛中有某种东西忽隐忽现。

他不知道是什么，说房子当然不是，说毡包或者帐篷也不

像。反正，在缓慢起伏的草浪中他看到了一个大小和形状跟三角帐篷差不多的东西。他策马近前，这才看清原来是一个窝棚。

是的，是窝棚。窝棚当然是一种最为简陋的居所，而扎米延看到的这座窝棚又是最低档次的窝棚，几根树干相互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上边胡乱搭挂了一些荒草而已。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站在窝棚门口迎着他笑着。这两个人都身着短装，估计是汉族。

“你们好？”扎米延面带笑容问道。

“啊，你好，你好？”年长的那个用蹩脚的蒙古语反过来问候。

“你们是……”

“我们是铜匠，常年走草地，制作和修补铜壶、铜锅、铜勺什么的。我们知道你们蒙古人喜欢使用铜器。我们昨天才来到你们这个地方。”

扎米延看到窝棚门口摆放着几把铜茶壶，还有鼓风皮囊和数件工具。

“请给乡亲们捎个话，谁家需要制作或修理铜器，让他们来找我们。”又是年长的那个说，年轻的那个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微笑。

“好吧，我转告大家。”扎米延愉快地应允。

那时候乌拉扎尔草原十分闭塞，偶尔出现一个生人，消息会马上传遍四野。现在来了两个陌生人不说，还是铜匠，又在草原上搭起了窝棚，这当然是特大新闻了。而发现铜匠的第一个人是扎米延，所以他很得意。那天他去了好几个牧民家，告诉他们来了两个铜匠，还把窝棚的具体方位指给大家。第二天他又来到铜匠棚，但他不是去定做或者修理铜器，只想开开眼。

两个铜匠在煮饭。窝棚门口挖了个地灶，小锅里的稀粥在翻滚，年轻的铜匠已经采集回来一大把沙葱，他将沙葱切碎，正往

锅里放，年长的铜匠请扎米延跟他们一起吃。

“你们就吃这种饭？我明天给你们送些羊油和风干牛肉条来。”扎米延说。

附近的牧民也开始光顾窝棚，有的是为了定做或修理铜器，有的只是为了看看，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看到制作铜器的过程。年轻的那个在鼓风，年长的手拿一把铁勺，里边放着铜块。铁勺下边的火苗发出耀眼的炽光时，勺里的铜块就化成了铜水。年长的把铜水灌进模具里，铜水就变成铜片和其他各种形状的铜器。很快，铜匠的窝棚就成了附近牧民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没有地名，现在大家把这里叫铜匠棚。

过了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深夜，扎米延听到了枪声，枪声是从铜匠棚那边传来的。开始是一声，后来是两声，接着又断断续续响了好一阵子。当时扎米延就在距铜匠棚不远的高坡半腰上守护着马群。他想到铜匠棚那边肯定出事了，很明显那里有人在打枪。但谁跟谁在对射？难道是两个铜匠跟别人打起来了？铜匠还带枪？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又不忍心丢开马群。刚响起枪声时马群似乎有点骚动，稍后又若无其事地吃起草来，好在枪声不久便停了下来。草原上夜风习习，半个月亮挂在天空，月亮附近有几片浮云在懒洋洋地移动，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空气中飘散着一种异味，扎米延知道这是硝烟的气味。硝烟的气味说明窝棚那边刚刚发生过不平常的事情。扎米延慢慢地把马群驱离那里，尽量避免发出响动，天亮时已经走出去了二三十里。

第二天一早，几个牧马人在马群旁碰面，谈论起了昨夜的枪声。大家说肯定是铜匠棚那边出事了，有的还说去看看，但最终也没有人敢去。两三天后扎米延从远处仔细观察铜匠棚，窝棚还立在原地，但估计已经人去棚空。又过了几天，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说那两个铜匠其实并非铜匠，而是共产党。两个人

里，年轻的那个是官，年长的是兵。他们为什么来乌拉扎尔草原，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为了制作和修理铜器，他们以铜匠身份做掩护却另有他图。至于那天夜里的枪声，是国民党兵来抓他们。国民党来了整整一个排，跟两个共产党打了起来，后来他俩的子弹打光了，年长的那个还负了伤，两个人都被抓走了……

两天后，扎米延路过盐道时，坐骑忽然立起双耳，不知为啥受惊。他前后左右仔细观察，连一丝微风都没有，花草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此时，他听到了一个人的低声呼唤。

“扎米延……喂，扎米延……”

呼声从他右侧传来，离他很近。他拉紧缰绳止步望去，别说人了，连个黄鼠都不见。

“扎米延……扎米延……”

扎米延费力地搜寻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只见几丛灌木和一堆草棵，声音似乎从那里传来。他瞅了半天才看见一双萎靡的眼睛正巴望着他，头脸也慢慢显露了出来。假如距离稍远点，会很难看到那张失去血色的面颊的。

扎米延脱镫下马，走向极度虚弱的那个人。

确实有一个人俯卧在那里。这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扎米延感到奇怪。

“您是什么人？为什么躺在这里？”

那个人有气无力地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扎米延面对那张失去模样的面孔望了好久，才勉强认出是小铜匠，他不是被捕了吗？为啥躺在这里？是否半路逃脱了？

扎米延迅急朝附近察看了一遭，未发现异常情况，这才问道：“你受伤了吗？”

“没……”

“那为啥躺在这里？”

“……我被抓当夜就逃了出来，他们肯定在遍地搜索，而我这个短打扮的人，在草原上很容易被发现，我已经三天没有吃喝了。”

“现在别说是人了，连鬼都看不到我们，你能站起来吗？我扶你走，不远处就是乌拉扎尔河，先到那里润润唇解解渴，我再给你弄吃的去。”

解放以后，放映队偶尔来乌拉扎尔放映电影。影片中的地下工作者大摇大摆地在敌人眼皮底下通过，而敌人一个个像傻瓜一样杵在那里，视而不见。扎米延看后觉得好笑，因为他所遇见的地下工作者，怕得在毛草棵里躲避过三天三夜。

扎米延搀扶他走到河边，年轻铜匠将头伸进河水拼命喝起来，扎米延恍然觉得河水下去了不少。

“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给你找吃的去。”扎米延说完策马离去。他从近处的牧民家里搞来了食物。傍黑时分他将小铜匠带往盐道。他们路经乌拉扎尔敖包附近时，星斗满天，是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你要想活命就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你穿上我的袍子，骑我的马走吧，我指给你路。”扎米延说。

“哦，哦，太谢谢了。”

黎明前，二人走到了乌拉扎尔草原的尽头，小铜匠这才放下心来，好像从地狱迈向了天堂似的说：“咱们坐下来歇息一下吧？”又说，“真的给你添麻烦了，非常感谢。”

“你就不要再说这话了，我听着觉得虚伪。”扎米延说。

年轻的铜匠似乎感到惊奇，说：“你真的给了我很大帮助呀。”

“你这条命也是命吧，我能见死不救？”

“如果你碰到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你还救吗？”

“当然要救了，国民党不也是人吗？”

铜匠盯了他好一会儿说：“你真是个好人。”